

# 闽南语与日语称谓语异同比较

## ——以社交称谓为例

李瑾

(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,福建 漳州 363000)

**[摘要]** 日语与闽南语虽属不同民族、国度、地域的语言或方言,却都以古代汉语为重要或主要原始语源。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观点、方法、从语义类型和词缀形式考察两种语言社交称谓语的异同,可以进一步探究二者社交称谓语的独特性及其多维构因,并深化考察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互影响及其演变。

**[关键词]** 闽南语;日语;社交称谓语;比较研究

中图分类号:H177.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2095-7114(2017)01-0073-07

“称谓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晋书·孝武李太后传》所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书启:“虽幽显同谋,而称谓未尽,非所以仰述圣心,允答天人。宜崇正名号,详案旧典。”<sup>[1]</sup>这里的“称谓”,意为称呼、名称,与后世的含义相同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修订本,1996年版)诠释“称谓”是:“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,以及由于身份、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,如父亲、师傅、厂长等。”<sup>[2](P157)</sup>称谓语一般分为社交称谓和亲属称谓。社交称谓涉及人们的身份、地位、职业等,在社会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是维系特定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。

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,有二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。日本古代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却没有文字,日本文字的诞生端赖汉字的传入。据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记载,公元3世纪前后应神天皇御政(270-312,相当我国东汉魏晋时期),汉字随中国典籍《论语》《千字文》等输入日本。至推古天皇时,“凡270年间,研习汉字、汉文、汉学,蔚为风尚”<sup>[3](P2-4)</sup>。汉字逐渐被日人用作自己的文字。公元645年日本“大化改新”后,遣唐生吉备真备和僧人空海,系统采用汉字楷书偏旁或行、草书的简化,凭借汉、和同音通假的原理,分别创造片假名和平假名两种日语音节符号,逐渐形成了汉字夹杂假名的日语书写体系<sup>[4](P804-806)</sup>。其中,“汉字往往表示(日语)词的不变化的词根或者词干,而音节符号(假名)表示词的变化部分”<sup>[5](P9-10)</sup>。中国古代和中古文化以汉字为一大渠道,曾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汉语语言学界称这类被借入日语的汉字为日语汉字词。另一方面,我国中原地区因北方游牧民族入侵,或历代政局动荡及开疆拓土等原因,自东汉肇始,经魏晋六朝至唐宋时期,中原不断有大量百姓迁徙到闽南地区,其中有些移民与当地土著结合,成为闽南地区的主要居民。这些移民带来上古和中古的汉语,在长期的交际与混融中,逐渐形成和发展为闽南方言<sup>[6](P112)</sup>。由于日语与闽南方言的形成,都以上古和中古的汉语为其原始的语源;日语书写系统中的汉字词,或“取其义而不用其音”,“或用其音而不用其义”<sup>[4](P805)</sup>。而闽南方言也保留古代和中古汉语的许多古义或古音,被学界称为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。因此,闽南语与日语里的汉字词,其形、义、音有相同或近似的一面,可以说,是古汉语在本土与外域传播的历史使然。但一为汉语方言,一为异族语言,其差异是不言而喻的;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,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异趋也愈演愈烈。所以,二者的

[收稿日期]2017-01-16

[作者简介]李瑾(1964~),女,广东省饶平县人,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。

异同比较既有客观可能性,也是汉和比较语言学的重要课题之一。

本文旨在多层面地比较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称谓语的异同,并探讨造成两者异同的生态环境、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等多维构因。这其实是对中日语言同形词的比较。随着中日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兴起,此类同形词日渐获得两国语言学界的重视。潘钧认为构成中日同形词的必要条件,一是“表记为相同的汉字”,其中繁简体差别及送假名等非汉字因素均忽略不计;二是“具有共同的出处和历史上的关联”;三是“现在中日两国语言中都在使用的词”<sup>[7](P3-5)</sup>。这一见解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。笔者认为,对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的称谓的比较研究,虽主要着眼于现在使用的词,却不应忽略史上曾经使用的词,必须坚持共时性分析与历时性分析的适度结合,方能更好地辨析二者社交称谓语之异同,阐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状态及其演变。所以,本人的阐释也涉及史上相关的一些社交称谓语。

### 一、社交称谓语义类型与缀词形式

闽南语与日语虽属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方言,却都以古代汉语为主要或重要语源。其最显著的表征是,存在于闽南语与日语的汉字词。它们是比较语言学所称的“共同语”,亦叫“基础语”<sup>[6](P36-39)</sup>。所谓中日同形词即是此类公共语,它同样存在于社交称谓语中。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称谓的异同之处,既表征于语义类型,也彰显于词缀的结构形式。

(一)语义类型。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,不仅表记为相同汉字,而且构成学界普遍认同的中日同形词的三种语义类型,即同形同义,同形类义及同形异义,其语义之间存在着对应与非对应的关系。它们既反映两种语言社交称谓语同是源于古代汉语的历史联系,也从中折射闽南语与日语各自的民族特征与地域色彩。

所谓同形同义词,即该词在闽南语与日语里书写形式相同,词义相同,读音也相似。譬如“先生”,即指年长有学问、有专门技术的人,如老师、医生;又是文人学者的通称;还指以算命卜卦、看风水、舞剑打拳等技艺为职业的人。又如病人、记者、法师、乞食等。“乞食”意为讨饭,闽南语和日语皆指要饭的乞丐。而形同类义、形同异义两类词,则外形相同,词义不相适应。所谓类义词,指词的义项有些相同,有些不同。譬如“大家”,闽南语旧指世家望族,或著名作家,(厦)读 taika;也用来指婆婆(丈夫的母亲),大家(厦)读 take;还可用作代词,指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,(厦)读 tai ke。日语虽也指名门富户、巨商,却没有亲属称谓语“婆婆”和代词“大家”的义项。又如“後生”,闽南语除指儿子外,还指年轻的男子,日语专指后辈。“妖精”,闽南语沿袭古代汉语,本指动物或植物变成的精灵妖怪,喻指有妖术的人,或以姿色迷人的女子,或作恶害人的坏人及凶恶的敌人<sup>[8](上卷 P2275-2276)</sup>,日语纯指精灵妖怪。“老婆”,闽南语指老妈子,旧时称女仆,今多用以称妻子,日语则泛指老妇人。至若同形异义词,如“前辈”,闽南语指老一辈、上辈,亦称顶匀(匀,行辈,音 unp);日语指年纪比自己大的学长或学姐。“外人”,闽南语指没有亲友关系的人,如他人、别人或外面的人,但不指外国人;日语却保留古代汉语指称本诸侯国以外的人这一义项<sup>[8](上卷 P1929)</sup>,用以指外国人。

(二)词缀形式。称谓词加上词缀,是古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重要结构形式。后缀有“子”(孔子)、“者”(钓者)、“头”(老头)、“家”(道家)、“人”(仁人)等,前缀有“老”(老师)、“阿”(阿娇)、“大”(大官)等。闽南语与日语同受古代汉语构词法的影响,凭借词缀创造了相当丰富的社交称谓语,既藉以表示称谓对象的身份、职业、地位的尊卑显微,也寄寓着说话人的褒贬、爱憎或亲疏的情感态度。这类带有词缀的社交称谓语,同样有三种语义类型;从语用角度看,它们多用来表示普通名称或集体名称。

其一,普通名称,包括个体名称和专有名称。其常用后缀有“人”“者/的”“师/士”“家”“手”等,前缀有“老”“阿”“大”等。它们放在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等词及其词组前后,有时也可泛指某一类人。

1.~人。如“查某人”(查某,指女性)、“一寡人”(一些人,寡,量词)等。置于动、形及其词组后,如“横人”(蛮横不讲理的人)、“直人”(直爽的人)、“作 塍 tshan 人”(种田人)等。它们多为中性词,有些含有褒贬色彩。日语后缀「人」也有同样的构词性能,如「主人」「诗人」「贵妇人」「美人」「保证人」等,皆与闽南语同形同义,读音相同或相近,既是个体名称,也可泛指某一类人。闽南语后缀“人”,有时还有重迭形态,如“妇人

人”linlan、“圣人”（指忠厚长者），常表示亲昵或尊敬，读音也有文白之分。它们不同于动词、形容词的重迭后缀。日语的后缀「人」没有重迭形态。

2.~者/的。闽南语词尾“者”多用于书面语，如“长者”“著者”“当事者”等，而在口语里的使用，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如有“学者”（指学的人或有学问的人），而没有“教者”，只可以说“教员”“教师”。平常纯白话的动词也不能带词尾“者”，所以没有“走 tsau 者”（走意为跑）、“拍 phah 者”（拍，意为打）、“食 tsian 者”（意为吃，喝等），一定得说“跑的”或“跑的人”等等。日语词尾「者」也有相似的构词性能，如「作者」「记者」「劳动者」等，皆与闽南语同形同义，但使用较自由，不像闽南语书面语尤其口语那样受到严格限制。如「忍者」（古代日本密探）、「卑怯者」、「怠け者」（懒鬼）、「慌て者」（冒失鬼）等，其书写多用汉字，读音采用日语的训读。在闽南口语里，与词尾“者”的性能相当时就用的“的”字，像“打石的”（石匠）、“剃头的”（理发师）。如赵元任所说，这类词尾“的”相当于“者”<sup>[9](P272)</sup>。学界称为“的”字结构，它常放在动、形词及其词组后，构成名词性结构，用以表示身份、职业或有某种形貌和精神特征的人。如“讨海的”（渔民）、“做公亲的”（调解纠纷的人）、“痲 sian 的”（疯子）等。

3.~师/士。这两个词尾在汉语里本是多义词，“师”的义项之一，指“掌握专门学术或技艺的人”，如画师、乐师、技师。“士”的义项之一，“指某些种技术人员”，如护士、医士<sup>[2](P1138,1150)</sup>。从上述义涵比照，“师”的身份、职位似高于“士”。闽南语与日语的后缀“师/士”，有一批同形同义的社交称谓语，如教师、法师、药剂师；道士、学士、博士等，但闽南语词尾“师”在口语里使用较广，如“风水师”、“土水师”（泥水匠），且多用白读 sai，不念轻声。而词尾“士”则多用于书面语，读轻声，且多数是近代从日语输入汉语的汉字词。日语的「~師」指从事某种专业技术工作的人，如「薬剤師」「絵師」「美容師」「調理師」等，也有靠嘴皮与博弈吃饭的，如「詐欺師」（诈骗犯）、「勝負師」（赌徒）。日语辞典对「士」的解释是：具有特别资格从事特别工作的人，如「学士」「博士」等。从意涵对照，「士」的身份、职位似高于「師」。作为结尾词使用的有「栄養士」、「公認会計士」（注册会计师）、「弁護士」（律师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：「公認会計士」不能写成「公認会計師」，「美容師」也不能写成「美容士」，虽然日语里「士」与「師」读音一样。

4.~家。闽南语与日语的词尾“家”都表示从事某种行业或精通某种技能的人，或在科学、艺术及学术方面有一定成就、造诣的人，同形同义的如银行家、实业家、科学家、音乐家、画家等。日语里「新人作家」指刚刚起步的作家。闽南语与日语的“-家”，还用于表示某人或某家，如闽南语的“少年家”（又叫“后生家”，指年青人）、“外家”（娘家），但这类后缀组成的称谓语很有限，不如日语的广泛。日语常用于指具有较强倾向或性格特征的人。如「勉強家」（努力学习的人）、「愛煙家」（喜欢吸烟的人）、「健啖家」（食量大的人）、「交際家」、「道德家」。此外，日语「~家」还可接在姓氏、职名、官名后，如「德川家」、「將軍家」（将军之家）。

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称谓语的前缀较后缀少。在闽南语里，前缀“老”同“阿”“大”一样，既用于亲属称谓，如老爸、阿伯、大姨等，含有亲昵之意；又可作社交称谓语，它放在姓氏或排行前，使之成为专有名称，如“老张”“老二”，虽皆有亲昵之意，但不含敬意。若放在姓氏或排行后，前者常表示尊敬，如“钱老”“郭老”；后者也不含敬意，如“钱二”“郭五”。“老大”是个例外，指排行第一的人，又可称船主或主要船工，或班会中的首领等，通常含亲昵或尊敬之意。其次，“老”可用在名、动、形词及词组前，使其成为个体名称，常表示不同情感色彩。如“老查某”，丈夫对他者谦称或戏谑自己的妻子，又指年老的妇人，含厌恶之意。“老风骚”，指好游逛，喜猎奇的老人，有时带风流色彩。“老番癫”，多指年老糊涂，言行违背常理常规之人。“老”有时也放在动物名称前，多带隐喻，含鄙视、贬斥之意。如“老猴”既指瘦瘪丑陋的老人，也暗喻老色鬼。日语较少用「老」作社交称谓的词头，虽也有近于中性的「老婆」等称呼，但因「老」的称谓多带轻蔑之意，所以一般不称「老人」，而用「熟年」取代。闽南语词头“阿”不单用在姓氏或排行前，如“阿陈”“阿二”，还可放在单名前，也使之成为专有名称，如“阿建”“阿莹”，同样含有亲昵之意。这一用法系源自古代汉语，如汉武帝的“阿娇金屋”，曹操小名“阿瞞”，鲁肃昵称东吴大将吕蒙为“阿蒙”。其次，“阿”可放在某些名、动、形等词前，使之成为个体名称。如“阿婆”乃老妇人之敬称。“阿姆”“阿姨”虽是亲属称谓，但前者也用来尊称与自己母亲同辈且年龄较大的女性，后者是对同辈中年龄小的女性，或托儿所保育员、幼儿园老师的尊称。“阿

舍 sia”旧称达官贵人的子弟,今多指纨绔子弟,泛指靠他人钱财挥霍浪荡之徒。“阿”极少作动物名称的词头,常见的如“阿狗”,是对婴儿和幼儿的爱称。日语的前缀「お一」也有与闽南语相似的用法和语感,如「お信」。日语里最常用的社交称谓语便是与「——さん」「——くん」「ちゃん」等搭配组成的称谓方式,日本人很少会直呼对方姓名,一般是在姓或名后面加后缀「さん」「くん」「ちゃん」等进行称呼,如「太郎さん」、「花子さん」等,在职场中最常使用的是职业职衔称谓,如「先生」「医者」「社長」等,与中国一样,日本人也会在职业职衔前加上对方的姓来称呼,如「田中社長」等。

其二,集体名称,多为抽象名词或词组,常用后缀有“党”“派”“族”等。这类词缀本是独立的词,可与其他词构成双音词,如古代汉语和闽南语的“乡党”“朋党”,日语的「皇族」「華族」。它们作为集体名词的后缀,是近代日语常见用法,后被汉语吸收并渗透到闽南语中。因社会生活的遽变,日语为适应现代新潮与时尚的交际需求,开始出现一批由物质名词或动、形词及其词组构成的称谓语,如「紅茶党」「味噌汁派」「暴走族」,它们对现代汉语和闽南语也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。

1.~党。“党”本是中国“古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”,古时五百家为党<sup>[8](下卷 P7694)</sup>,今意为党派组织。日本明治维新后,出现「自由党」「社会民主党」「社会革命党」等党派组织,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有“国民党”“共产党”“共产党”等,它们如同带“派”“族”后缀的集体名称,在闽南语里多以书面语形式出现,采用文读。闽南近年也流行“黄牛党”“搜吃党”一类新潮名称,前者系指操纵购火车票等以牟取暴利的违法人群,后者指喜欢地方美味小吃的美食群。日语里表示现代餐饮文化的称谓语甚多,如「甘党」指嗜好甜食的人群,「紅茶党」「ビール党」指喜欢喝红茶或喝啤酒的人群,「辛党」指爱好吃辣的人群。但并非所有饮料或食品都可加词尾「党」,这类构词并没有普遍性。

2.~派。在现代汉语和闽南语里,“派”指“政治立场、学术主张、创作方法或作风、习气等相同的人形成的小团体或派别”<sup>[8](上卷 P3229)</sup>。清末至建国前后,闽南语有保皇派、革命派、左派、右派等,文革时期有造反派、保守派等,新时期有改革派、自由派等。日本明治维新后,政界有文治派、武断派,陆军有黄道派、统制派等,艺文学术有古典派、浪漫派、现代派等。日语的「味噌汁派」等新潮称谓语,如「紅茶党」一样,是嗜好的群体名称。现代汉语和闽南语也有“新潮派”“穿越派”等。后者指偏好混融古今人事,或借用经典作品进行文艺和文化创意制作。

3.~族。古代汉语和闽南语的“族”,乃是“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族的统称”<sup>[8](中卷 P4060)</sup>。如家族、宗族,又如汉族、回族,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宗教与民族关系。日语的「族」除指亲族、民族外,还含有神道与社会阶级的意涵。进入新时期,闽南语出现一批表征新的时尚和社会风气的名称,如“泡吧族”“宠物族”“啃老族”“海归族”等。日语里也有「暴走族」「マイカー族」等称谓。「マイカー族」指有私车的群体,其构词和语用跟闽南语有相似之处。

## 二、独特的社交称谓语及其构因

不同民族语言的异同研究,比起析同,辨异显得更为重要。辨析不仅能突出表征不同民族语言的意义生成、结构形态及语用功能的特殊性,也可得出映现各自民族文化对语言现象的历史规约性。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,除语义类型和词缀形式的同中有异外,还有一些明显的重要差异。笔者拟从构词的修辞性能和独特的词缀语用两个层面,进一步探究二者社交称谓语的独特性,同时阐释造成差异的多维构因。

闽南地处中国的东南边陲,背山临海,多丘陵丛莽,其先民多来自中原,又与外域和东南亚诸国早有人员与商贸往来。因而,其语言文化既受华夏儒释道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大陆农耕文化的浸润,又呈露鲜明的海洋文化色彩。而日本是四面濒海的狭长岛国,以神道教立国,尊太阳神为始祖,自奉为「神国」,有万世一系的皇室。史上虽先后吸收东方的儒释文化和西洋文化,但仍以本土的神皇文化为始基。公元前二世纪后,自大陆传入水稻,百姓遂以农耕为主,然渔猎仍占有重要份量,其农耕文化并不像闽南那样长期占据首要地位。而闽南的海洋文化,虽与粤地并驱,呈露中外交通、融合的显著特色,但也不像日本的海洋文化那样一直居

于主导地位。这种不同的生态环境、社会历史与宗教信仰,从根本上规约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称谓的异趋。

其一,隐喻借代称谓。闽南因有长期的禽畜家养历史,境内丘峦起伏,多以禽畜鸟兽隐喻人或人际关系,表达说话人不同的情感态度,从中映呈本土农耕文化的地域特色。几乎所有的家畜家禽都被用作喻体,且喜用同一喻体的多种特性,隐喻身份、职业或性情、嗜好不同的人。譬如,以“鸡”暗指妓女,用“鸡母”讽刺鸨母,“相打鸡”形容嗜好争斗打架的人,“倒手鸡”喻指左撇子。“猪哥”(配种的公猪)讽喻好色之徒,“野猫”暗喻水性杨花的女性,“马母”(漳)则暗讽泼辣妇人。涉及鸟兽的喻体同样繁富,如“金鸟 tsiau”隐喻为人机灵、识时务,善于随机应变;“冲 tshin 鸟”讽喻爱出风头,狂妄自大的人,又叫“冲哥”;“拍鸟目”是对独眼龙的蔑称;“暗光鸟”(猫头鹰)则指常熬夜之人。“牵猴”暗喻皮条客,即色情中介。“乌龟”喻指妓院老板,“龟精”则隐喻深谙权术而不轻易外露的人。“虎母”形容凶悍的妇人,“大食虎”本喻饕餮之人,讽喻贪得无厌、欲壑难填之徒,“虎姑婆”是闽南童话中凶残的母老虎乔扮伪善的老太婆,专以诱骗、吞噬儿童为生,喻指口蜜腹剑、心狠手辣的女人。这类以畜禽鸟兽为喻体的称谓多含贬义,但也有褒扬的,如史上的“俞龙威虎”,喻指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、戚继光,“狗手豹脚”隐喻清代南少林著名拳师林九如(九与狗同音)的掌功与魏豹的腿功<sup>[10](P97)</sup>。

如果说隐喻称谓凸显闽南语的农耕文化和地域特征,那么借代称谓则更多的表征闽南语的海洋文化色彩。自唐宋以降,闽南是我国对外开放、商贸文化交流的先发地之一。在人员交往方面,常以朝代、居地、姓氏或形体特征称代种族。如外国人以“唐人”称呼闽南华人或华侨,后者也以此自称。“番客”原指唐宋以来闽南一带的外国侨民,多为阿拉伯人,今多指从外国或南洋诸国返闽的华人华侨。“番婆”指外国妇女或南洋诸国的土著女子。“生番”是对未开化的民族或人的蔑称,类似的有“半番”。“白奇郭”称居留惠安白奇等乡镇的阿拉伯人后裔<sup>[10](P221)</sup>。又如以“红毛”称代荷兰人或西洋人,“矮奴”称倭寇,“花旗”称美国人。在商贸出口行业方面,借代称谓也很普遍,如以工具、产品称代从业人员的“窑工”“瓷贩”“茶农”“舵公”,“走船讨海”则指从事海洋捕捞及商业活动的渔民、商人。借代有时也与隐喻结合,“猪仔”喻称被贩卖出洋的华工,“杂种”喻指混血儿,“生番”“半番”今多喻指不懂道理、胡搅蛮缠之人。至于宗教信仰,“佛祖”(指观音菩萨)、“妈祖”(掌管航海的女神)、“关帝”(关公),是闽南地区及东南亚诸国闽南籍华人居地的共通称谓。另一方面,闽南语的借代也常借人的形貌、神态或动作,进一步强化社交称谓的地方色彩。如“乌面贼”指暗中欺诈顾客的人,“青盲”指瞎子,“跳童 tan”指神棍。

日语也有大量的隐喻与借代称谓,其喻体或借代之物虽也有禽畜鸟兽,如神话中的天神借助白色的鸟兽牲畜出现(《古事记》),以“越后之龙”“甲斐之虎”分别喻指近古名将上杉谦信、武田信玄<sup>[11](P52)</sup>,以「慈鳥」(乌鹊)隐喻“反哺之孝”的孝慈之人,「嘴太鴉」(乌鸦)讽喻“性情凶恶”的恶人(《大和本草》)等。但其喻体或借代之物却大多是日月山川、草木土石,且往往被上擢为含有崇敬之意的象征,彰显了本土神道文化的特征。日本民族崇拜自然神和先祖神,认为日月山川、草木土石都有灵性,是神的化身,将太阳神及其御子孙天皇和树木神奉为先祖神,执着追求自然与神的合一、人与自然的共生。所以,日本人十分崇敬与太阳光相关连的色彩,常以白、青、赤、黑等颜色作为借代或象征之物。如以「白色」称代太阳神的神光,将它作为神与人联系的色。用「白い心」喻指善神、善人,「濁心」称代恶神、恶人(《日本书纪》)。又用包含绿、蓝、灰的青色形容山川湖泊的自然环境,以「青草」隐喻人民<sup>[12](P18)</sup>。由青、赤混成的紫,常被作为恋人的象征,《源氏物语》将理想的女性恋人名为「紫の上」。与白、青相对立的黑、赤二色,属禁忌之色。赤色有多重意涵,它“代表血色、火色,属凶恶的颜色”,黄色也属禁色,如「黄泉大神」指代地狱的恶神。同时,赤“表征的是红太阳,是一种神秘性的色”,真赤土的丹色即红色,表示热烈的感情色彩<sup>[13](P24-25)</sup>。另一方面,日本人极其尊重与树木神相连的植物界,喜用草木土石作喻体。如以初萌的「葦芽」象征天神之降生,以四时常绿的「松」喻指长寿之人。用白色的「桜」隐喻美人,「瞿麦」喻称少女,「菊花」被奉为天皇皇室的家徽、日本国会的象征。著名俳人松尾芭蕉以「桃青」自号,借植于老木的苦桃“个小、肉硬、味涩”聊以自嘲<sup>[14](P185)</sup>。连木制品「搗杵」(村女捣衣砧,今当作插花之器具)也用来隐喻居高不骄、处低不怨的有德之人<sup>[14](P223)</sup>。受禅学影响的俳谐歌人,顺应自然,与四时为友,甚至称“日月乃百代之过客,周而复始之岁月亦为旅人”<sup>[14](P55)</sup>。

日本江河密布,港湾众多,捕捞业相当发达。其隐喻称谓还常以海洋生物及捕捞活动为喻体,表征特有的海洋文化色彩。在这方面,闽南语也有类似的称谓,如以“鲈鳗”(鳗鱼)隐喻生活散漫、形象邈邈的人;“排面蛭”讽喻追求表面,不讲实际的虚夸之徒;“浪流练”形容无所事事、闲逛浪荡之流。但使用远不如日语那么普遍。日本人以「鯛」隐喻美女,「鮫鱈」暗指妓女,「鰯」(沙丁鱼)也被纳为黑社会隐喻,用以讽喻看守。而借代称谓多与「海」等意象有关,且常以全体称代部分,如「海人」指称渔夫、制盐工等行业人员,「海女」指代潜入海中采捞海藻贝类等为业的女性,「渔商」指从事海陆渔业生意的商人。日语还有一批借代称谓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征与地域色彩。如「神官」指负责管理神社、主持祭仪的官人;「茶人」指讲究喝茶、精通茶道的人,又指风流之人;「画工」指擅长坂木雕刻的画师;「湯女」指温泉旅馆的女佣人等。

其二,缀词称谓。闽南语与日语各有一批独特的缀词称谓,常放在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或隐喻、借代称谓的前后,从不同层面进一步彰显两个民族、地域迥异的文化和语用习惯。闽南语后缀“仔”,本意表示幼小的事物,多指禽畜等。读a的轻声,也写作“阿”,有人认为源自古汉语“也”,如“母也”“莹也”。后缀“仔”常表示轻蔑或憎恶,如“小七仔”本是闽南戏曲中的小丑,脸涂油彩,今多指小丑或嬉皮笑脸的人。“霎 sap 仔”指流氓、无赖、泼皮之流。“软母仔”形容弱不禁风或懦弱无能的人,(漳)还指男人女性化。“子鸡仔”本指小鸡,喻指阅历少,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或新手。而表示亲昵或戏谑的,如“猪豚仔”本指小猪,今也昵称男性小孩。“新人仔”指新媳妇,又叫“新妇 pu 仔”。“北仔”指北方人。“仔”还可作中缀,如“番仔婆”,或嵌入姓与名中间,后者常含蔑视或厌憎之意。另一后缀“仙”常指从事某种职业或有专长之人,含有褒义。如“讲古仙”指说书人,“草药仙”指土郎中,“弦管仙”指民间乐师。“仙”也可指有某种嗜好或癖性的人,多带贬义。如“喝 huah 仙”指喜欢闲聊吹牛之人,(泉)写作“化仙”。“乌薰仙”即瘾君子,又叫“鸦片仙”。“阿散仙”指无正当职业,游手好闲之人,也指二流子。“畅仙”形容只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,今也指无忧无虑,达观开朗的人。

日语的缀词称谓也有其独特性。「神」堪称日语最重要的词缀称谓。汉语和闽南语虽也有释道的各种神,但远不如日语之多,且其独具神道教的泛神与神秘色彩。如周作人所言,日本宗教“求与神接近,以至灵气凭降,神人交融”,而中国人“敬鬼神而远之,至少亦敬而不亲”。“神在日本于人犹祖祢,在中国则官长也。日本俗称死者曰佛,又人死后若干年则祀为神,而中国死人乃成罪犯,有解差押送,土地城隍等于州县,岳庙为臬司或刑部,死后生活黯淡极矣。”<sup>[15](P111)</sup>日语里的神的名称犹如恒河沙数,不仅有天神所创造的包括太阳神等八百万神灵,万世一系的天皇之神,外来的释道之神,还有史上和现世被尊奉的「家族神」「战神」「军神」等,以及「步行神」(诱人出行的神)、「道祖神」(保佑旅人平安的路旁的的神)等民间神灵。另一缀词「鬼」,其使用也相当普遍。在闽南语里,鬼的本意指人死后灵魂不灭,迷信者称之为鬼。鬼的缀词称谓几乎皆带贬义,如「鬼子」是对仇敌的谥词,“酒鬼”指嗜酒成性者,“水鬼”指溺死者或潜水员。日语缀词「鬼」的称谓,虽也有不少贬义的,如「女鬼」(谣曲中吸食旅人血肉者)、「恶鬼」,「债鬼」,「幽鬼」(亡灵)、「鬼婆」(刻薄无情的老太)、「鬼女」(残酷的女人)。但也有一批褒义的,如「鬼将军」指威猛勇悍的将帅,「鬼武者」指勇猛的将士,「鬼军曹」指精灵厉害的小班长,「鬼监督」指技艺精通,作风严厉的导演等等。它们多以前缀形式出现,褒扬称谓对象的忠于职守,精明强干。而日本舞台上,常出现穿戴红或蓝一色的「赤鬼」或「青鬼」,其形象映现了日本人独特的色彩观与复杂的情感态度。日语里还有一些独特的缀词,如「屋」与「虫」。「屋」指代店主,如「鱼屋」指鱼店老板,「汤屋」指浴堂老板,「八百屋」指蔬菜店主。缀词「虫」指热衷于某种事情的人,也有表示讥嘲的,如「弱虫」喻指胆小鬼,「泣虫」形容爱哭的人。

### 三、社交称谓语的发展与变化

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的发展与变化,始终受制于两个民族、国度、地域的社会政治体制、经济发展状态与文化语境,在各自漫长的历史衍变中,曾经历先后相互吸收、借鉴的发展过程,并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,逐渐走向齐头并进的轨道。

闽南人向有勇于开拓与拼搏的精神,正如有论者所言:“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较浓郁的海

洋文化色彩,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,勇于冒险。”<sup>[16]</sup>在中外人员与商贸文化交流方面,闽南堪称是华夏大陆的桥头堡之一,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等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,也产生了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、富有地方色彩的社交称谓语。但因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长期羁缚,闽南人也有封闭、泥古的一面,其社交称谓语呈现出相对凝固、变化缓慢的型貌。日本民族以善于吸取、融化外来文化而闻世。古代和中古时代,日本人吸收中国、印度的东方文化,以固有的神道教等本土文化为基础,引进、融化了儒、释、道的文化思想,并创造由同音或近音的汉字楷、行、草书简化的音节字符——假名,逐渐形成了汉字夹用假名的日语书写传统,也确立了日语与古代汉语及其分支之一闽南语异同的基本型貌,这直接映呈到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中。19世纪中叶后日本明治维新,大量输入西方近代和古代的哲学、科学及文学艺术,也直接引发了日语社交称谓的现代转型与迅速变化。自明末清初以降,日本人以汉字词译介或和语直译的西方大量名词、术语、概念,曾被清末外交官和留日学生广泛地引进中国,并渗透到汉语各方言区,这就蔚成了近现代由日输华的中日语言文化交流的新景观,也给闽南语的社交称谓开拓了新生面。诸如博士、学士、代理人、记者、劳动者、资本家、主笔、主人公、主体乃至事务员、议员、陪审员等一大批汉字词或和音直译词,也被输入闽南语,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闽南语的社交称谓。

随着时代的剧烈变迁与经济的迅猛发展,二战后,日语的社交称谓不断地改变与更新。如以「ダークン」称男朋友,「キセラ」称不买票蹭车的人。「愛人」一词在二战前并无不伦的含义,战后却渐渐的演变为“第三者”的意涵。日语对手脚行动不便的人,不再用蔑称,而采用委婉的称呼,即「手(足)不自由の人」。近年来,将两个既成词语组合成流行称谓语,在日语里蔚为时尚,如以「アリ族」指蚁族,「ネッチャン」指迷恋网络的女大学生。中国新时期以来,伴随开放改革的浪潮不断衍展与深化,闽南语的社交称谓也发生深刻的变化。一些表示尊贵、贵贱、华夷的称谓被替代,如“剃头匠”易为“美发师”,产妇雇的“女佣”改为“月嫂”,“番仔”改为“外国人”或“老外”,“小姐”则从尊称渐被易为“从事色情行业的人”。而反映社会变革的流行语大量涌现;因普通话的广泛推广而迅速普及到闽南语中。它们虽仍采用亲属称谓或社交称谓的构词成分,却远离血亲关系,如“大妈”“房叔”“犀利哥”“淡定姐”“草根妹”等;或表达了反常的畸形的亲属或人际关系,如“空巢老人”“留守儿童”“失独双亲”等。还有一批社交称谓折射了被扭曲或异化的人与人、人与物的关系,如“裸官”“剩女”“自闭男”“车奴”“吃货”等。这类新潮的社交称谓语,注重界定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个体或群体,诉诸直观性的形象表达,呈现出后现代的鲜明色彩。它们既容易理解,又朗朗上口,达成了很好的语用效果。总之,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,在当代社会语言文化交际的大潮中齐头并进,各有其气象恢宏的前景,但在汉语普通话加速全民化的态势下,闽南语如何继续保持与发扬社交称谓的文化传统和地方色彩,却有待闽南语言学者与文创人员的进一步探究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吴士鉴.晋书校注:卷三十二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8.
- [2]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.现代汉语词典[K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6.
- [3]肖端峰.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[G]//饶芃子,王琢.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.北京: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2002:3-4.
- [4]黄遵宪.日本国志:下卷[M].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5.
- [5]N·M·嘉科诺夫等.文字(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)[M].彭楚南,译.北京:文字改革出版社,1957.
- [6]成雨村.语言学百科词典[K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1993.
- [7]潘钧.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[J].日语学习与研究,1995(3):19-20.
- [8]罗竹凤.汉语大词典(上中下三卷 缩印本)[K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7.
- [9]刘梦溪.中国现代学术经典:赵元任卷[M]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6.
- [10]陈晓亮.寻根览胜话泉州[M].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1.
- [11]周作人.周作人论日本[M].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.
- [12]太安万侶.古事记[M].周作人,译.北京: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2001.
- [13]叶渭渠.日本文学思潮史[M].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1997.
- [14]松尾芭蕉.奥州小道.[M].郑民钦,译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2.
- [15]周作人.药堂杂文[M]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2.
- [16]陈支平.福建六大民系[M].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0.

[责任编辑 王志奎]